

地图与疆域 *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Michel Houellebecq [法] 米歇尔·维勒贝克 著 余中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地图与疆域 ~~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Michel Houellebecq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56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图与疆域/(法)维勒贝克(Houellebecq, M.)著;

余中先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911-6

I. ①地… II. ①维…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339 号

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Michel Houellebecq

© Michel Houellebecq et Flammarion, 2010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董红红

地图与疆域

[法]米歇尔·维勒贝克 著

余中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911-6

定价:35.00 元

杰夫·昆斯刚从椅子上站起身，热情冲动地向前伸出两臂。坐在他对面一条铺盖有丝绸织品的白色皮面长沙发上的达米恩·赫斯特，身子略微蜷缩，似乎正欲提出一种异议；他的脸红兮兮的，郁郁不乐。两人都穿一件黑色上装——昆斯的那一件带有细条纹——一件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两人之间，矮几上，放着一篮筐蜜饯，两个人谁都没对它加以丝毫注意；赫斯特喝着一杯百威淡啤。

他们身后，一大扇玻璃窗朝向一片楼群林立的景色，楼群构成一团乱糟糟的巨大的多边形，一直延伸到天边；夜空灯光辉煌，一种绝对清澈的景象。人们很可能处在卡塔尔，或者迪拜；实际上，房间装饰的灵感来自于阿布扎比的酋长国酒店的一幅广告照片，是根据德国一本豪华出版物洗印的。

杰夫·昆斯的脑门微微有些发亮；杰德用画笔把它擦得柔和一些，后退了三步。对昆斯的处理显然有一个问题。赫斯特倒是很容易把握：你可以把他弄得粗野，恬不知耻，“在我高高的钱堆上冲你的脑瓜拉屎”这一类；你也可以把他弄成叛逆艺术家（但依然很富有）继续着一种关于死亡的苦恼工作；反正他脸上有某种红润而又凝重的东西，典型的英格兰人，使他跟一个阿森纳队的铁杆球迷很相似。总之，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面貌，但你可以把它们组合到他那一辈一个典型的英国艺术家和谐的、拿得出手的肖像中去。而昆斯的身上则似乎有某种双重性的东西，高科技商人常有的诡诈和苦行者的狂热之间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杰

德修改昆斯的表情已经有三星期了，这昆斯从椅子上挺起身来，两臂热情冲动地朝前伸去，仿佛正企图说服赫斯特；这就跟画一幅摩门教的淫秽画一样困难。

他有一些昆斯的单人照片，还有他跟别人的合影，跟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麦当娜、巴拉克·奥巴马、波诺、沃伦·巴菲特^①、比尔·盖茨……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一丁点儿昆斯的个性来，能超越他开着雪佛兰折叠式车顶轿车向全世界炫耀的推销员形象，真叫人恼火，长久以来，摄影师们就让杰德恼火了，尤其是那些大摄影师，野心勃勃地想在他们的照片中显示他们模特儿的真相来；他们实际上什么都显示不出来，他们只满足于站在你们面前，启动他们机器的马达，胡乱地拍下几百张照片，同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此后，他们就选出系列中最不差的，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毫无例外，所有这些所谓的大摄影师，杰德自己就认识好几位，他对他们只有蔑视，在他看来，他们的创新能力和一台摄影自拍设备没什么区别。

在他身后几步远，厨房里，热水锅炉发出一连串干涩的嘎巴嘎巴声。他身体僵直，浑身痉挛。已经是十二月十五日了。

①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Roman Abramovitch, 1966-)，俄罗斯首富，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波诺 (Bono, 1960-)，爱尔兰摇滚乐团U2主唱兼旋律吉他手。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1930-)，全球著名的投资商。

一年前，几乎是同一天，他的热水锅炉发出了一连串同样的嘎巴嘎巴声，然后便彻底停机。几个小时里，画室中的温度下降到了三摄氏度。他还算成功地睡着了一会儿，或者不如说，昏昏沉沉地眯着了一会儿，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大约早晨六点，他用圆球箱中最后的几升热水，简单地洗漱了一番，然后煮了一份咖啡，等着管道全常通公司的维修人员前来——他们答应在上午早些时候派人过来。

管道全常通公司在其网站上宣称自己“要让管道业进入到第三千纪”；他们兴许可以从遵守约定开始做起，约十一点时杰德低声抱怨起来，他在画室中来回踱步，却无法让自己感觉暖和一些。这时候，他正在画他父亲的一幅画，他应该把它题名为《建筑师让-皮埃尔·马丁离开其企业的领导岗位》；不可避免地，温度的下降延缓了最后那层油彩的晾干。跟往年一样，他已经接受了两个星期后去他父亲家吃圣诞节晚餐，他希望能在此前结束它；假如管道工不迅速赶到，这事情可就有点儿悬了。说实话，孤立地来看，这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他本来就无意把这画作为礼物送他父亲，只是想把它拿给他看一看；那他为什么，一下子，要赋予它如此的重要性？眼下他确实有些绷不住弦了，他干得太猛了，他曾同时开始画六幅画，几个月来他就没有停下来过，这很不理智。

大约十五点时，他决定在给管道全常通打电话；电话占线，很久。十七点过后不久，他终于打通了；客服部的人推说是因为

寒流来临，额外的活儿猛然增多，但答应派人第二天上午上门，不会有错。杰德挂上了电话，然后向奥古斯特-布朗基林荫大道上的美居酒店预订了一个房间。

第二天，他又等了整整一天，等管道全常通的人来，但同时也在等管道简易通的人，因为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那边的电话。管道简易通答应尊重“高尚的管道业”的手工业传统，但并没有进一步表现出能够遵守一次约定。

在杰德画的那幅画中，他父亲站在讲台上，带着一种痛苦的微笑举起酒杯，身旁围绕着他那个企业的五十来名雇员。告别酒会在他的建筑师事务所的开放空间^①中举行，一个大厅，三十米长，二十米宽，四面白墙，由一个玻璃天棚透光，那里轮流展示电脑设计的装置和摆放计划实施的工程的大型模型的平台。大部分在场者都是年轻人——3D设计者——外表古板^②。三名四十来岁的建筑师站在讲台前，围着他父亲。借由罗伦佐·罗托^③一幅小油画的布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躲避着其他两个人的目光，同时又试图抓住他父亲的目光；他们每个人，人们马上就能明白，都希望能接替他而成为企业头头。他父亲的目光，稍稍凝定于人群的上方，表达了想把他的团队最后一次聚集在身边的愿望，一种对未来的理性信任，但那更是一种彻底的忧伤。离开他亲手开创并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企业的忧伤，无以逃脱的忧伤：显而易见，人们面对着的的是一个垮掉的男人。

大下午的，杰德打了十来次电话，找管自通的人，但都毫无

① 原文为英语“Open space”。

② 原文为英语“nerds”，尤指“书呆子”、“专心致志搞科研者”，不善社交。

③ 罗伦佐·罗托（Lorenzo Lotto, 1480-1556），意大利画家。

结果，管自通用了《天空摇滚》作为等待接听的音乐，而管道简易通用的等待接听的音乐则是《笑话和歌曲》。

大约十七点，他赶到了美居酒店，夜幕已经笼罩了奥古斯特-布朗基林荫大道；一些无家可归者在辅路上点燃了一堆火。

接下来的几天都以差不多的方式度过，拨管道修理公司的电话号码，几乎当即就被领到一种等待接听的音乐中，没完没了地等待，在一种越发冰冷的酷寒之中，在他那怎么也不愿晾干的油画旁。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一个解决办法出现在眼前，具体化身为一个住在附近斯蒂芬-皮雄大道上的克罗地亚手艺人——杰德从美居酒店回来时，很偶然地注意到了他的招牌。他有空，是的，立即就去。这是一个小个子男人，黑头发，浅肤色，五官和谐细腻，留了一撮蛮像美好时代的那种小胡子；实际上他有点像杰德——当然不包括小胡子。

一进入公寓，他就立即检查了锅炉，花了很长时间，卸下了控制板，用细细的手指头寻摸成套的水管系统。他说到了阀门、存水弯。让人感觉对生活常识十分熟悉。

经过一刻钟的检查，他的诊断如下：他可以修，是的，他正投身于某种修理工作中，这件活儿值五十欧元，不再多了。但是，它远非一种真正的修复，实际上只是一种修补，兴许能对付上几个月，顺利的话甚至好几年，但他拒绝就此作长期担保；说得更泛一点，他认为要就这锅炉的长期未来打赌实在很不靠谱。

杰德叹了一口气；他料到了一些，他承认道。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决定买下这套公寓，那是九年前：他又看到了那个矮胖的房产经纪人，见他心满意足地夸耀这里并不多见的采光，同时毫不掩饰有某种“凉快”的必要。那时他就对自己说，他本

该去当一个房产经纪人，或者当一个妇科医生。

最初几分钟的热情过后，矮胖的房产经纪人心中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带抒情意味的激动，因为他得知杰德是位艺术家。这还是第一次，他欢呼道，他有机会把一间艺术家工作室卖给一位艺术家！杰德一时间里还担心他宣称跟真正的艺术家团结一致，来对付布波族^①以及其他的庸俗之辈，他们抬高价格，禁止艺术家工作室落入艺术家之手，这可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违背市场的真理，那可不是我的使命，但是很幸运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矮胖的房产经纪人只满足于得到一份百分之十的佣金——对这样一笔小小的业务，他可能早已经预见到并同意的了。

所谓的“艺术家工作室”，应该理解成一个带玻璃天棚的阁楼，还真的是一座很漂亮的天棚，外带一些很昏暗的附属建筑，对一个像杰德这样的人勉强够用，反正他的卫生需要很有限。但是视角，确实，壮美得很：从阿尔卑斯山广场延伸开去，可以看到梵桑-奥里约尔林荫大道，高架的地铁线，再远处，则一直通往七十年代中期建造的那些四四方方的堡垒，它们跟巴黎的整个美学景致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照，而这正是，从建筑层面上说，杰德在巴黎更喜欢的东西，远远胜过其他。

克罗地亚人干完了修理活，把五十欧元塞进衣兜。他没有说要给杰德发票，当然杰德也并没有期待。房门刚刚关上后，他又重新敲响了，干脆的小小声响。杰德把门开了一半。

“没别的，先生，”那人说，“圣诞快乐。我想对您说一声：圣诞快乐。”

① 原文“bobos”，来自英语，是“资产阶级”和“波希米亚”两个词的词头合并而成，指有钱的闲散一族，既讲究生活质量，又强调自由不羁。

“对了，我倒忘了，”杰德说，有些尴尬，“也祝您圣诞快乐。”

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了出租车的问题。正如他所料，全天候断然拒绝送他去勒兰西，而全速出租同意最多送他到火车站，绝对不会超过市政厅，但是肯定不会到西加尔新村附近。“安全问题，先生……”这家公司的雇员轻声地说，语调带有轻微的指责。“我们只送到绝对安全的区域，先生。”费尔南-加尔欣汽车公司的接线员则如此声明，以一种平和的语气。他渐渐感觉自己有罪，不应该到西加尔新村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区域去度过他的圣诞夜，如同往年一样，他开始抱怨起父亲，都怪他固执地拒绝离开那座被一个巨大的公园包围的资产阶级住宅，而人们的迁居则渐渐将它弃置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危险的区域的中心，可以说，不久前已经被强盗们所彻底控制。

首先应该加固围墙，在上面添加一道电网，安装一个跟警察局联网相连的视频监视系统，所有这一切，为的是让他父亲能孤独地游荡在无法烧暖的十二个房间中，从来没有人光顾，除了杰德，在每年的圣诞之夜。很久以来，邻近的那些小店小铺都消失了，根本就不可能步行出来在附近街上溜达——甚至，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袭击汽车的事情也不少发生。勒兰西市政府曾派人为他料理家务——结果，一个脾气急躁甚至有些凶巴巴的塞内加尔女子，名叫法蒂，从一开始起就嫌弃他，每个月只肯替他换一次床单，很可能还在购物时偷了他的钱。

不管怎么说，室内温度慢慢地上来了。杰德为正在画的油画拍了一张照片，这让他至少还能拿上什么东西给父亲看一看。他脱下长裤和套头衫，盘腿坐在被他当作睡床的就地而放的狭窄床

垫上，用一条被子把自己裹住。渐渐地，他的呼吸节奏缓慢了下来。他仿佛看到了有波浪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慢慢地、懒懒地翻滚。他试图引导自己的精神抵达一个宁静的区域；他尽其所能，准备着调节精神，以适应这个陪同父亲的夜晚。

这样的准备，让这个夜晚凝固为一段平淡的时光，甚至带有些许半应酬的性质；许久以来，他并没有更多的指望。

第二天清晨，七点左右，估计这种时候强盗们也一样，已经守完了夜，杰德一直走到了勒兰西火车站，一路顺畅地回到了巴黎的火车东站。

一年之后，修理的成果一直维持着，热水锅炉这还是第一次给出了衰退的信号。《建筑师让-皮埃尔·马丁离开其企业的领导岗位》早就画成了，保存在杰德的画廊主的仓库里，等待着一次迟迟未能举办的个人展。让-皮埃尔·马丁本人已经决定离开勒兰西的小楼——让他儿子吃惊的是，这件事，他很久以来一直瞒着没跟他说——搬进了布洛涅的一家医疗设施齐全的养老院。这一次，他们一年一度的晚餐也将在波斯凯大道上一家叫老爸记的餐馆里吃。餐馆是杰德从《巴黎一周指南》上选中的，他相信了那上面刊登的一条广告承诺提供的传统品质和古老风格，而这承诺，从整体上说，也都实现了。圣诞老人和点缀了彩带的冷杉，零散地摆在空了一半的大厅里，来吃饭的人基本上都上了年纪，有的甚至已经很老，他们三三两两，很自豪地，津津有味地，甚至是狼吞虎咽地大口咀嚼传统烹调的菜肴。有野猪肉、乳猪、火鸡；说到甜食，很自然，餐厅推荐了一种古老风格的劈柴蛋糕，侍者们彬彬有礼，举止谦和，操作无声，如同在一家烧伤诊所。奉献这样一顿晚餐给父亲，杰德真的是在装傻充愣，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干巴巴的长脸男人，严肃，甚至严苛，似乎从未享受过饭桌上的欢乐，每当杰德难得碰上一次机会，父亲需要在工作单位附近见他一面，跟他一起吃上一顿饭时，父亲往往会选择一家寿司馆——而且总是同一家。他形容哀婉，根本无意于去营造一种大快朵颐的欢愉情景或许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欢愉了，甚至似乎从来都不曾有过——他妻子还活着时，始终就

很讨厌烹饪。但是，毕竟是圣诞节，如若不然，还能怎么样呢？他父亲对穿戴问题漠不关心，阅读得也越来越少，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感兴趣。他现在，按照养老院女院长的说法，是“适量摄入”，这就像是在说，他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眼下，他正费力地咀嚼着他的那片烤乳猪，给人的印象几乎就是在咬一大块橡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想打破这一阵正在延伸的沉默，而杰德，很兴奋（他本不应该吃牡蛎的时候喝琼瑶浆的，他在刚刚点了酒之后就意识到了，白葡萄酒总是模糊他的思维），狂热地寻找着什么能跟谈话主题拉上关系的東西。假如他结婚了，假如他至少有一个女朋友，总之一个女人吧，事情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在这些家庭琐事方面，女人处理得总归要比男人强一些，切入话题多少算是她们的特长，即便实际上孩子们不在场，他们也仍然是潜在的话题，是闲谈能够抵达的不远之处，而老人们关心他们的孙辈，这众所周知，他们把这跟自然周期或者什么联系起来，他们衰老的脑袋里终究诞生了一种情感，儿子是父亲的死亡这肯定没错但对祖父来说孙子是某种复活或者报复，这就远远足够了，至少在一顿圣诞晚餐的空间中足够了。杰德有时候心想，他真应该为这些圣诞晚会租一个女伴，虚构一个小小的神话，他完全可以在两个小时前临时找一个姑娘，他父亲对别人的生活细节不会太好奇，反正不会比一般人更好奇的。

在拉丁国家，政治就足够中老年男人们谈论的了；在下层阶级，有时候会被体育所代替。在那些深受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影响的人们中，政治的角色则往往由经济和金融来扮演；文学会提供一个补充性话题。然而，杰德也好，他父亲也好，谁对经济都没有真正的兴趣，而对政治，也没有更多兴趣。让-皮埃尔·马丁从整体上赞同这个国家的领导方式，他儿子则没有看法；平均起

来，这毕竟还能让他们一个政府部门一个政府部门地分别细聊，一直聊到奶酪小车推到他们的桌子前。

吃奶酪时，杰德的父亲稍稍活泛了一些，问起儿子的艺术计划来。而这一次，很不幸，是杰德差点儿冷了场，因为最近创作的一幅画《达米恩·赫斯特和杰夫·昆斯瓜分艺术市场》，他明显地不再有感觉，他举步不前，有那么一种力量，一年或两年来曾一直支撑着他，如今却正在败泄，正在崩溃，但是，对他父亲讲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他无能为力，没有人能帮他，面对这样一种推心置腹的吐露，人们只能微微忧伤，人际关系，毕竟，只是杯水车薪。

“我正准备春季的个展，”他最后宣布说，“总之，它拖了一段时间。弗兰茨，我的画廊主，想让一位作家写个展目。他想到了米歇尔·维勒贝克。”

“米歇尔·维勒贝克？”

“你认识他？”杰德问，很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父亲还会对如此一个文化产品感兴趣。

“养老院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我读过他的两本小说。这是一个好作者，我觉得。读起来很舒服，他对社会有一种相当准确的看法。他答应你了吗？”

“不，还没有……”杰德现在又陷入了沉思。假如，连像他父亲这样深深陷于绝望和死亡威胁的人，在昏暗的小径上渐行渐远，死神如影相随，都注意到了维勒贝克的的存在，那就是说，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确实有着某种东西。这时，他意识到，他忽视了通过电子邮件死死地缠住维勒贝克，就像弗兰茨让他做的那样，已经要求了好几次了。好在想起来本身也是一种催促。鉴于巴塞尔艺术展和弗里兹艺术博览会的日期，必须在四月份组织

展览，最晚不得晚于五月，所以很难要求维勒贝克在十五天时间里写出一篇展目文字来，他可是一位著名作者，甚至是全世界著名，至少在弗兰茨看来是如此。

他父亲的兴奋再次平息，在一旁提不起精神地嚼着他的圣蜜腺奶酪，就跟刚才嚼他的乳猪一样。人们无疑是出于怜悯之心，才会以为老年人还有特别强烈的食欲，因为人们心底里希望他们至少还保有食欲，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味觉享受早就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跟别的享受一样。留下来的只有消化困难，还有前列腺癌。

在他们左侧几米远处，三位八旬老妇似乎在水果沙拉盘前沉思冥想——兴许是在回忆她们死去的丈夫。其中一位把手伸向她那杯香槟酒，但手却最终垂落在桌子上；她的胸脯费力地挺起来。过了几秒钟，她再一次继续尝试，她的手可怕地颤抖着，她的脸因专注而痉挛。杰德努力忍住，没去干预，他其实也无意干预。侍者呢，就站在几米远处，以一种焦虑的目光监视着这个行动，也没有打算干预；这女人现在直接在跟上帝接触。她兴许更接近于九十岁，而不是八十岁。

为了让一切尽善尽美，甜品也上来了。杰德的父亲带着迟疑，向传统的劈柴蛋糕发起了进攻。没一会儿盘子里就不剩下什么了。时间在他们之间过得很奇怪：尽管什么都没有说，现在笼罩了餐桌的持久的寂静仿佛让人感觉到一种整体的重量，似乎每一秒钟，甚至每一分钟，都在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流逝。半个小时后，杰德脑子里想都没有想一下，就陪同他父亲径直来到出租汽车站。才晚上十点钟，但杰德知道，养老院的其他寄宿者已经把他父亲看成享有特权的人；有人花几个小时陪他过圣诞节。

“您有一个好儿子……”他们已经对他说过好几次了。进入医疗

设施齐全的养老院之后，这位曾经的成年人——终于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老年人——有些重新落到寄宿儿童的地步。有时候，他有一些访客：这时，幸福来到，他可以发现世界，吃到胚皮多饼，见到麦当劳小丑。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没有探访的人：这时他便忧伤地游荡，在手球场的球门之间，在荒凉的沥青路面上。他等着解脱，飞升。

回到工作室后，杰德确认热水锅炉一直开着，温度正常，甚至还算热。他脱掉部分衣服，然后在他的床垫子上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脑子里彻底空白。

深夜里他突然惊醒过来，闹钟指着四点四十三分。房间里温度很高，热得几乎有些令人窒息。是热水锅炉的声响把他闹醒的，但机器发出的不是平常的那种嘎巴声，而是拖长的轰隆声，低沉，发闷。他猛地一把推开厨房的窗子，那上面结满了冰霜。冷空气一涌而入。六个楼层底下，猪一般的哼哼声骚扰了圣诞之夜。他立即又关上窗。很可能，是流浪汉进了院子；第二天，他们将从楼里的垃圾筒里捞出圣诞大餐的残羹剩饭来吃。没有一个房客敢叫警察来把他们赶走——别在圣诞夜这么做。通常，是二楼的女房客最后忍不住才承担起这任务——那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头发浅褐色，穿一身体色彩鲜艳的方格印花布套头衫，杰德猜想她是个退休的精神分析师。但是最近几天他一直没有看见她，她很可能去度假了——除非她突然去世了。流浪汉们会逗留好几天，粪便的气味充斥了整个院子，让人不敢开门。他们对房客显得很有礼貌，甚至有些卑躬屈膝，但他们之间打起架来却凶神恶煞一般，通常会这样结束，垂死的嚎叫在夜空中升起，有人去叫医疗急救部门，人们发现一个家伙躺在血泊中，半个耳朵被撕掉了。

杰德凑到已经不响的机器前，小心翼翼地掀起控制板的活门；机器立即发出一种短促的哼哼声，仿佛觉得受到了入侵者的威胁。一个黄色指示灯快速闪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杰德轻手轻脚地把强度标向左推，一毫米一毫米地推动。假如这样还不見好的话，他还有那个克罗地亚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一位还在干